

逻辑是预防人类愚蠢的一道免疫系统

黄裕生

人们通常以为逻辑只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思维规则，并不具有道德意义。但是，我要说，逻辑也具有道德意义，因为它是预防人类愚蠢病流行的一道必要的免疫系统，而愚蠢不只是智识上的缺陷，也是道德上的缺陷。

没有逻辑的确首先是智识上的缺陷。因为缺乏逻辑，一个人在思维上也就无法自觉避免自相矛盾地思考。而一个无法自觉避免自相矛盾地思考的人也就不可能对事物拥有深入而系统的认识，不可能对问题展开周全而有深度的探究。一个缺乏逻辑的人，根本上也就意味着他还缺乏概念思维能力。在他的思维世界里，只有模糊不清的语词，而没有意义明确的概念，更没有意义明确的概念之间严格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对事物，还是对事件或行动，他永远停留在各种主观感受上，只从固有的各种片面性立场与当下强烈的情感或情绪出发，使用着各种模糊的语词进行思考与表达。在他这里，实际上只有先行的立场、感受与情绪：立场就是道理，感受就是依据，情绪就是正当。但是，要对事物或事件有深入而系统的认识，必须把事物置入明确的概念系统里，并在这个概念系统里考察它与其他事物各种可能的关系，从而才能对事物做出普遍性的规定。**普遍性的规定才是一种周全或系统的认识。**这种认识显然至少需要主体能够自觉地做到前后一致地思维，而不能凭自己的感受或固有的立场去思维，而要进行前后一致地思维则只有借助于概念系统，也即只有上升到**普遍性**的概念思维才能进行自治地思维。

所以，没有逻辑或缺乏逻辑显然是一种智识上的缺陷。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将发现，这种智识上的缺陷会导致道德上的缺陷。

首先，一个人在思维上总是自相矛盾，也就无法在行动上不自相矛盾。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思维上缺乏逻辑的人，他在生活与行为上也难以做到一以贯之地坚守某些必要的普遍原则。一个人在自己需要他人帮助时认为“爱人如己”是正确的，而在别人需要他帮助时又主张“爱人如己”是虚妄，人们如何想象这个人会在自己的行动或生活中坚持“爱人如己”这类原则？一个难以在思维上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人，也难以在行动上与自己保持一致。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在行动与生活里难以保持人格的同一性。而一个缺乏同一性的人格就是一种破碎的人格，那些保障人格同一性的普遍性原则在他这里要么总是缺席或者淡若乌有而失效，要么可以被他自己自相矛盾地任意解释。因此，他既不可能承担起普遍性原则所要求的责任，也不可能承担起他人的信任。这样的人格显然是一种有道德缺陷的人格。

其次，一个缺乏逻辑而难以不自相矛盾地思考的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也难以做到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因为一个不能**自觉**避免自相矛盾地思考的人，在根本上意味着他没有理解**与自觉到**自己的普遍性，或者说，他还没有把自己上升到普遍性，因而难以与前后的自己保持一致，**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不一致。**这种不理解自己的普遍而无法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人，当然更不可能把他人也当作一个普遍的人去理解与对待，因而更不可能与他人保持一致而理解他人，或者说，不可能从承认、尊重他人的立场、主张、感受出发去理解他人，从而去设身处地地理解、评判他人的主张、立场与行为是否正当，是否有理由，甚至是否比自己更正确。一个在思维上缺乏与自己保持一致的逻辑能力与逻辑意识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在生活中难以承认、认识并尊重他人之为一个具有其同一性的独立人格。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缺乏逻辑能力的人在其生活中也通常是一个没有真正他人的人。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一个缺乏逻辑的人难以与他人确立起使人类之间得以共存与团结的道德关系。换个角度说，缺乏逻辑的人难以避免不成为普遍道德法与普遍道德关系的瓦解者或毁

坏者。尽管逻辑缺失的人往往最爱挥舞道德大棒，但是，他们不仅永远只从自己的立场、情绪甚至利益去理解道德，而且他们挥舞的道德大棒也永远只针对他人：他们在给自己制造一个道德制高点（比如自己是无辜无私者、真正的爱国者等等）之后，让自己置身于所有道德法之外，却从来不认为这里有什么自相矛盾或不妥之处。

第三，如果说缺失逻辑思维在根本上也就是缺乏概念思维的话，那么，缺失逻辑能力在根本上就意味着难以跳出下当的立场、感受、情绪与利益的普遍性概念去理解、对待事物或他人，因此，无论是事实领域还是价值领域，他们都难以通过以明确、客观、普遍为目标的概念思维去面对问题。在他们的思维世界里，自己的立场、情感与利益永远是优先的，甚至就是唯一的。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情感，也有自己的利益。这是每个人的处境性存在。然而，正因为如此，在遭遇他人时，在与他人进入各种关系时，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立场、情感与利益置于对话与交往的优先地位，因为这种自我优先在根本上意味着自设绝对自我中心（实际上是一种任性自我心）而拒绝对话、拒绝交往、拒绝尊重他人。不以自己的立场、情感与利益为优先，并非要放弃自己的这些东西，而是有必要先以概念的方式去澄清与呈现自己的立场、主张、利益，并从可由概念明确界定的事实、事件、问题出发加以讨论。这种建立在概念思维基础上的讨论才可能是一种理性的讨论：正是这种理性讨论才把人类带向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维护不断累积、不断提高普遍性的伦理文明。在这种理性讨论中，人类才能确立起**具有普遍性**的合理性原则、**具有客观性**的正当性尺度，因此，也才能对各自的立场、利益进行客观而合理的评估与反思。相反，如果象缺乏逻辑思维者那样习惯于以自己当下的情感、利益与相应立场为优先尺度去面对问题、面对他人，那么，那种以寻求客观、普遍的事物为目的的理性对话就难以展开；以立场、情感、利益为优先而发生的争论通常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争论还没开始就已结束了。**这种争论不可能寻得合理的结论，实际上也不是为了寻求合理的结论**，而只是为以强力解决分歧做铺垫。因此，无论是在话语争论中还是在强力**冲突**中，一切妥协都只是权宜之计，而绝非出于对合理原则或普遍公正的信守。对自身思维的普遍性规则既无自觉也不信守的人来说，人们无法设想他会对人类包括诸如普遍正义、普遍公正、普遍自由等在内的普遍道德**价值**会有清醒、明确、**深切**的认知并信守之。

缺失逻辑而滑向的这些道德上的缺陷就属于愚蠢。什么是愚蠢？人类的根本性愚蠢就是只看到眼前的善而看不到远处与高处的善。什么是远处与高处的善？基于普遍道德法的要求所看到的善就是**是**远处的善，出于普遍道德法的要求所看到的善就是高处的善。所有真正的道德法不仅是使每个人能生活于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维护、相互友爱的伦理世界的前提，因而就是每个人要生活得有尊严的前提，而且也是引导每个人通过不断迈向自我改善而改善人类整体社会的前提。就伦理世界里的生活才是人配得与值得过的生活而言，所有的善都只有以基于和出于道德法的善为前提，才值得人们去追求与维护。道德法所规定与所承诺的善是普遍的，因此对于每个人与所有人来说都是切身的。**维护与捍卫基于与出于普遍道德法的善，就是维护与捍卫每个人自己与所有人的善。凡是违背基于普遍道德法的善都是伪善，甚至就是恶。**但是，由于人类的一个致命性缺陷就在于，他首先看到的善总是能满足当下匮乏的那些善，包括那些能满足下当处境性情感的现场事物。为此眼前之善，人们常常忽略甚至无视直至否定那高远之善。这是人类一切愚蠢之源。个人如此，一个族群也常如此。

由于愚蠢而打不开高远之善，眼前的善便成为人们看重与追求的唯一之善，解除眼前的匮乏便成为人们最迫切的任务。简单说，面包成了人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而在没有高远之善的关照下，获取面包的最好途径就是强力。因为强力可以分配与兑换一切面包。于是，强力反而成了最高之善，追求眼前之善转换为追逐强力。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包被视

为最珍贵的东西的地方，也一定是强力成为至高无上而备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在这种地方，相对于面包与强力，一切普遍性的东西都被视为虚幻不实之物而遭众人睥睨。而在一切普遍事物特别是普遍性价值成为虚幻之物被鄙弃的地方，强力为了保持与巩固自身的至上地位，总是不断从自身的特殊意志里幻化出各种“崇高的事物”与“伟大的目标”，一方面以之作为价值纸币填补高远之善退席留下的价值虚空，一方面借以供众人投身其中而沉醉于强力发行的各种价值纸币。为了这些价值纸币，人们甚至会在强力的煽动与诱导下去从事各种罪恶事业，包括灭绝自己的同类乃至同胞。这是人类愚蠢的至高形态。的确，在人们满脑子里装的都是面包与强力的地方，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普遍性事物：看不到任何普遍性道德的信念与光辉，看不到任何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超越利益的普遍性精神，当然也看不到远大的格局。在这里，除了愚蠢，还是愚蠢。

强力在世界各地重又蠢蠢欲动的二十一世纪，愚蠢病尤其值得人类高度关切。逻辑虽然无法使人类完全避免愚蠢，但是，逻辑无疑却是预防人类愚蠢病的一道免疫屏障。它在迫使人们认识并遵守普遍的思维规则的同时，在人们的智识生命里确立起对普遍性事物与自我同一性的承认和识别。而这种对普遍性事物与自我同一性的承认和识别就是预防人类滑向愚蠢的第一道屏障。有这一道免疫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抗或消解各种精神病毒与思想病菌，包括各种极端主义观念、仇恨教育、愚民宣传、一元化洗脑、偶像崇拜、造神运动等等；至少可以有效排除、避免、防止因为自圣自大、因自恋贪欲而导致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观念与主张，各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与事件。简要说，诉诸逻辑，那些出于低维人性的各种荒谬、病态、变态就可能被识别、被防止，被排除，从而保障人类群体及其个体的理智健康，保障社会的正常。

理性是人性中的高级部分，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行动上，它首先有一个底线要求，那就是遵循逻辑，遵循不自相矛盾的普遍规则。但是人又不仅仅是理性存在者，他同时又有低级品性，这是人性缺陷与愚蠢的源头。其中最大的缺陷有二：自圣、自大、自夸而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是其一；自恋而贪欲是其二。因自我中心与自以为是而丧失换位思考与自洽思考的能力，因贪欲陷入各诱惑不可自拔而总是迷执于既要又要的困境之中却不自知。这是所有无视逻辑、所有违背逻辑、所有反逻辑的主张和行为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是所有荒谬与病态的主要原因。逻辑既是识别这些荒谬的显示器，也是预防这些荒谬与各种病态的一道基础免疫系统。

虽然逻辑内在于理性，但是，人们却需要通过训练才能自觉地认识与确立起规则系统，并遵循与运用这些逻辑规则进行自己的思考、分析、质疑和反思。而这个训练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学习逻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学习逻辑学就是接种预防愚蠢的基础疫苗。

虽然接种逻辑疫苗不一定就能防住愚蠢，但是，却可以提高很大一部分人滑向愚蠢的难度，而首先至少可以提高一个人一个族群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不仅是一个个人、一个族群的理性成熟度因而也是精神文明度的标尺，而且也是一个人一个族群有无科学精神、是否会有科学、思想的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在科学与思想领域会有独立的创见，更无法想象一个拒绝逻辑学的民族会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科学与思想领域会有伟大的贡献。

因此，无论是为了防止愚蠢，还是为了能独立思想，人们都有必要接受与学习逻辑学。如果父母真爱孩子而希望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那么就给他们接种逻辑疫苗吧！而如果人们真爱自己的同胞，不用高调，不用总义愤填膺，就努力普及逻辑学教育，以形成足以识别、拒斥一切伪科学、一切违背理性和人性的各种谬误的智识免疫系统，提高国民与国家的理性成熟度与社会文明度。